

天书眩目剑

青云著



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天书眩目剑

上

青 云 著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1993 年 · 济 南

内 容 提 要

一书一剑，传奇武林，引起一场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厮杀……

青年徐国栋为报父仇、师恨，寻觅天下奇书，身怀绝剑，只身闯荡江湖，于是成为众矢之的，屡遭截杀；身为方丈实为庄主的戚青岚为索天书绝剑，取贞女玉气、五毒邪液，练就一身魔功；天云洞江三霸为夺天下奇宝，滥杀无辜；仲昆阎王、桃园二秀才也心怀鬼胎卷入浊风恶浪之中。然而，天书绝剑竟出世人意料之外……

本书融趣味、艺术、思想于一体，结构奇特，情节曲折，悬念丛生，既有惊心动魄、盖世超群的武功较量，又有缠绵绵绵、委婉动人的儿女之情。读来爱不释手，堪称武林书海中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目 录

第一章	密林得宝	(1)
第二章	孤屋惊变	(15)
第三章	初出茅庐	(32)
第四章	平地生波	(48)
第五章	龙缰牵情	(66)
第六章	疯僧不疯	(86)
第七章	误入死林	(102)
第八章	密林厮杀	(121)
第九章	双鹰姐妹	(138)
第十章	恋意绵绵	(153)
第十一章	情网怨仇	(168)
第十二章	节外生枝	(184)
第十三章	小店受侮	(201)
第十四章	扑朔迷离	(217)
第十五章	借刀杀人	(235)
第十六章	险象环生	(251)
第十七章	仲昆阎王	(267)

第一章 密林得宝

深夜已过，黎明即将到来。透过黑黢黢的山林，偶见几颗困乏的星星无力地眨着眼睛；清凉的空气，吹在人的脸上、身上，微微有些冷意；远处几声猫头鹰的叫声传来，使人毛骨悚然。

靠近山脚处，一大片密林边，有一座茅草孤屋，兀立在这黑沉沉的夜幕之中，使人感到神秘，仿佛四周皆透杀机。

孤屋不远处，山岭之间，密林纵深，一隅冰石上，端坐着一位面部毫无表情的老者。老者面前，双腿齐跪着一位冷面少年。仿佛两尊矗立的冰雕。

老者双目微闭，神色不动，看不出有一丝动静。

少年目不转睛地望着形似木偶的老者。仅从双面微微泛动的肌肤，知他此刻内心并非平静，料想今晚必有重大事情要告知自己。

老者乃隐居此山达二十年之久的武林鳌头詹秀峰。少年是尚在襁褓之中生父被杀，而由詹老者在此山一手养大的武林后代徐国栋。

晚饭间，詹秀峰告诉徐国栋：

“老父就在草屋附近走动，你吃罢饭就去找我，我有话对你说。”

徐国栋一怔，暗忖：

“莫非爹爹告诉我身世及生父被杀的情况？”

徐国栋吃饭渐快。

借喘息的机会，他问道：

“是什么事，爹……”

未等他说完，一阵凉意疾袭全身，桌上的饭碗也轻轻地抖了抖，耳际随之传来嗖的一声风响。

徐国栋蓦然一惊，抬头四顾左右，发觉父亲已离他而走。

他心神不安，满腹疑窦，不禁自言自语道：

“爹爹到哪里去了？他老人家武功盖世，轻功超人，我要找到他可是不易，不如我跟在他的身后，暗中窥视他老人家的行踪。”

徐国栋欲放下手中饭碗，起身跟踪父亲，尽早探知父亲所言要事，转念间又一想，父亲轻功高超，我要追他已不可能。他既然已经走了，至于要说什么，在何处，那是父亲的事，反正他要我找他，必然安排让我找到，着急反而会欲速不达。还不如按父亲所言，吃罢饭再去找他。

徐国栋的特殊身世，非常人的生活环境，使其胆识超人，城府极深，所欲为之事很少难以玉成。

他仍旧边食边思，愈发觉得自己所思有理，随琢磨：

“也许这是父亲有意考验自己。这身本事都是他传教的，一切尽在他的安排之中，如非其有意布置，要找到他可就难为了。”

想到此，他三口并作两口，可谓狼吞虎咽了。

放下手中碗筷，未来得及收拾，他便疾步走出了孤屋。

头上，茫茫苍天，漆黑如墨。虽然满天星星闪耀，也难

以驱走恶魔般的黑夜笼罩下的淫威；眼前与脚下，怪石、大树、冷风、兽吼，在黑夜的唆使下，构成了一幅阴沉沉的巨魔画。此起彼伏的深山密林中千禽百兽的鸣啼，更是令人毛发直立。

徐国栋深深地望了一眼面前这恐怖的夜空，冷静地理了理思绪，暗暗付道：

“父亲既然有意考我，那就绝非轻易让我通过。他嘴上说在周围走动，也绝非在孤屋边旁就能觅到他的身影。”

他向四周望了望，拧身一纵，几个起落，闪电般消失在可惧、神秘的夜幕之中。

徐国栋两眼一眨一眨地注视着面前端坐的父亲。看样子父亲不是在考虑大事便是在习练功夫。他尽管心急如焚，也不敢上前打扰。

就这样默默地跪着。他几次抬头窥望父亲，但见父亲始终微闭双目。两个时辰过去了，他仍然跪姿未变，也始终没有启齿。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黑沉沉的密林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突然，身边传来一阵窸窣声，他心里一紧，顿时周身布满功力，以防不测。

徐国栋虽涉世未深，然而生活在深山老林中近二十年的阅历，不难断出，身边这响声，非飞禽偷袭，便走兽窃取。想到这，他愈觉身后凉气袭人，愈提高十二分警觉。

他突然心思一转，双目注视着老父：

面前的詹秀峰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双目仍然微闭，仿佛已经沉睡似的。

徐国栋了解养育他的老父亲，知道他对周围这异常响动

绝非没有发觉。父亲故意视而不见，闻而非动，想必是自有他的安排。再者，父亲向来对自己要求苛严，凡事都须专心致志，而今夜是否是父亲故意设计考验自己？

他又暗自嗔道：

“既然父亲在考验自己，那就须沉住气，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会弄巧成拙。”

身边的响声越来越大，仿佛就在身边耳际。徐国栋微觉到事情有点不妙，他几次欲想起身探个究竟，但都忍住了。他想，凭自己的武功已跻身当代一等武林高手之中，个把野兽伤害不了我。转念一想，这黑夜密林之中，谁知又能发生什么事情？他暗暗做好了准备，一旦发生意外，立即出手。

徐国栋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脑际里却密切注意着越来越大的响声。

陡然间，窸窣声变成呼啸，身后一阵狂风袭来。

“不好！”

他惊叫一声，忽觉眼前的人影一闪，袭来的狂风踪影全无。

徐国栋惊魂未定，发觉面前的父亲不见了。正惊疑间，突觉脑后一阵凉意，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钻进鼻孔。

他内心一紧，倏地站起，向后一望，心里不禁一惊。只见詹秀峰双手各执一条巨蛇，蛇身周遭通红，七寸处被詹秀峰钢爪似的五指紧紧地捏着。

这两条庞然大物似乎并不甘心败在詹秀峰的手下，正在他的手中无力地摇来摆去，企图摆脱他双手的钳制。

“爹爹……”

徐国栋刚想说什么，脸面陡然被飞蛇口中喷出的血柱击

中。

徐国栋拭去脸上血污，詹秀峰把飞蛇带到了他的面前。

飞蛇名曰蟒龙蜴，是一种奇特的怪蛇，是毒蛇类中的珍品。这两条蟒龙蜴，如此巨大，非百年难以长成，更是珍品中之珍品了。这种蛇昼伏夜出，不仅善爬，还会飞行。速度之快，令一般武林高手也啧啧叹服。其毒液更比一般毒蛇厉害。因此，人兽一般遇到它，非送命不可。

望着父亲手中两条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的蟒龙蜴，徐国栋更是敬佩，也感到一阵阵的后怕。

据传，蟒龙蜴周身皆宝。其肉鲜美无比，食其血脏力大无穷，身壮体魄，百病不侵。蟒龙蜴出入深山密林，百年不见其一，因此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见过它。况且这种蛇专食肉类，生性歹恶，剧毒无比，加之力大无伦，即便有谁见到，丢命的远远多了活命的。至于能杀之食其血脏者，真可谓寥若白昼星辰。

徐国栋望着父亲手中的蟒龙蜴，突听父亲叫道：

“国栋。”

“爹爹。”

徐国栋忙又跪下，两眼注视着身前的父亲。

詹秀峰望望手中的蟒龙蜴，瞥了徐国栋一眼，冷冷道：

“起来。”

“谢过爹爹。”

徐国栋刚刚站起，尚未立稳，身旁一股冷风袭来，躲避不及，“啪”的一声脆响，脸上已被詹秀峰手中的一条蟒龙蜴巨尾击中。

徐国栋一惊：

“父亲好深的内功，竟然能将功力透过左右摇摆的蛇尾击中了我。”

他被巨蛇扫了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然詹秀峰只用了三成功力，否则，他必受重伤。就是这样，也击得他浑身一阵疼痛。

“站稳！”

又是一句冷冰冰的声音传入徐国栋的耳中。他抬头和父亲的目光相遇，内心不禁打了个寒颤。

徐国栋暗自思付：

“父亲今晚如此反常，莫非养父就是二十年前杀害生父的凶手……”

其念刚生，便被自己否定了。

“不会的，养父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可这二十年来待自己恩重如山。没有养父就没有我徐国栋的今天，养父的大恩大德今生今世难报，我怎么能那种念头？”

徐国栋被刚刚生成的邪念弄得十分惭愧。

“国栋。”

“爹爹，我……”

徐国栋不安地望着父亲，生怕被父亲看破自己的心思。

“我不止一次地对你讲过，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非专心致志难以取得。像你这样心猿意马，心神不定，何谈宏志伟业？你可懂得小人与君子、大丈夫与小脚女人的区别？”

“是。”

徐国栋知道父亲生气了，应了一声，低下了头去。

“小心了。”

话音未落，只听“呼”的一声，一阵冷风扑来，定睛一

看，又是父亲手中的蟒龙蝎尾似软鞭一样向自己抽来。他忙提气上蹿，躲过这一击。

蟒龙蝎巨尾从徐国栋脚下横扫而过，直击得山林枝叶呼呼作响。瞬间，枝叶满地皆是。

徐国栋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手中的蟒龙蝎，生怕稍有不慎，被再次击中。那样，父亲就不会原谅自己了。

“国栋，这蟒龙蝎的厉害你可听说过？”

徐国栋点了点头，暗想：

“何止听说过，已经领教过了。”

“这蟒龙蝎对你大有好处。你不是时刻想为你的父亲报仇吗？机会来了，你必须食蟒龙蝎五脏，饮其鲜血，方可出山。这其中的道理你可明白？”

徐国栋听老人家已答应让自己出山了，心里十分高兴。也听过这蟒龙蝎对练武之人大有好处，虽不十分明白这其中的妙用，但按父亲的话去做绝对错不了。

“这条归我了，老夫也想借此补养补养。这条就给你。”

詹秀峰言毕，声色不动。陡闻一声哀鸣，随着“咔嚓”一声响动，詹秀峰左手中的蟒龙蝎摇了摇尾，然后形似一条巨绳横躺在他的手中。

“饮食蟒龙蝎血脏，必须趁其刚刚咽气，尸身未僵之时。我这就享受去了。”

詹秀峰说完，挥手将右手中的一条蟒龙蝎扔到了徐国栋眼前。

徐国栋用脚踢了踢身旁的蟒龙蝎，见它还未死。原来詹秀峰只制住了它的七寸，并非治死它。片刻过后，这条蟒龙蝎就能恢复元气，那时再想制住它，就十分难了。

詹秀峰瞟了徐国栋一眼，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蟒龙蝎生性歹毒，更何况遭受詹秀峰的一顿袭扰，同伴还毙了命，活着的这条蟒龙蝎将全部仇恨都记在了徐国栋身上。它一边恢复着元气，一边双目充满凶光，恶毒地注视着面前的徐国栋。

詹秀峰一边吃着蟒龙蝎的脏物，一边挥手抹掉嘴边的血污。见徐国栋还站在怪蛇身边，便厉声喝道：

“还不快下手！难道等它恢复了元气你再动手吗？哼，哼！凭你的功力，到那时躺下的恐怕是你了。”

徐国栋毕竟年轻，经验不足，詹秀峰的一顿训斥，提醒了他。想到这怪物的厉害，再也不敢怠慢。

他深知蟒龙蝎的威力，丝毫不敢大意，一下手就用上了父亲詹秀峰传授的威力无比的绝招“仙人爪”。

但他尚未出手，身上便传来了“砰”的一沉闷的响声。
“不好！”

他暗叫一声，但已经晚了，后背已挨了蟒龙蝎巨尾重重的一击。也算他眼疾手快，借着蟒龙蝎巨尾扫来的力道，提气向前纵去，连翻三个跟头，这才卸去击来的风力。要不，定受重创无疑。

徐国栋虽从少习武，但从未真正与人交过手，因此临阵经验不足。况且初此较量，便遇上了连武林高手见了也退避三舍的蟒龙蝎，所以输赢未定之前，自己已先输掉了三分气。

后背一阵疼痛，徐国栋稳了稳神，然后吸了一口林间真气，把真气输到后背，很快又沉入到了丹田。

他暗自庆幸，亏了自己见机快，再加上父亲昔日所传授的“负心功”，这才没有身受重伤。

他大意失手，挨了一击，但毫不气馁，全身布满“负心真气”，提起仙人爪，大吼一声，腾身而起，落在蟒龙蜥身边，下手就往七寸处抓去。

这怪蛇虽然庞大，但身子相当灵活，蛇头一转，照着徐国栋的手就是一口。

徐国栋早已料到这一招，忙把手抽回，另一只手变爪为拳，一招“泰山压顶”，击在怪蛇的头上。

蟒龙蜥挨了重重的一拳，更加凶残，舞动着巨尾，向徐国栋的双腿袭来，速度之快不在一流武林高手之下。

徐国栋见状，双脚在地上一蹬，腾身跃起，躲过击来的蛇尾。蟒龙蜥巨尾击在徐国栋脚旁的一块石头上，被击中的石头飞起撞在树干上，碗口粗的大树被拦腰击断。

他暗自咂舌，心想：这要是击在自己的双腿上非断不可，那时如出走江湖武林，定然是无腿少侠了。

短暂的人兽较量，谁也没有制住谁。蟒龙蜥虽无人反应得那么快，但力大无穷，皮厚骨硬，挨上三拳两脚并不在乎。更令徐国栋棘手的是，蟒龙蜥闪电般的速度防不胜防，躲不胜躲。

蟒龙蜥两尾扫过后，虽未丧命，然而也未取到对方的性命。特别是最后一击，被山石所撞，巨尾受创，如同折断般疼痛。这更激起了它的狂性。

蟒龙蜥注视着徐国栋，突然立起身来，冲着他闪电般地扑来。

徐国栋轻轻地一闪，躲到了怪物的身旁，探爪就向它的七寸处抓去。

怪蛇把头一缩，卷起巨尾向徐国栋的头部扫去。

徐国栋一爪落空，就势蹿起，躲过了击来的蛇尾。

面对眼前的庞然怪物，徐国栋愈加小心，不再鲁莽行事。他想，强攻不行，便可智取，硬击不行，退步防守，否则稍有不慎，首先丢命的将是自己。

他见蟒龙蜴双目注视自己，觉得硬拼不得。并且随时有被击中的危险。不如使出父亲所教授“负心功”第二招“逍遥超度”，引它上当。

徐国栋双目疾扫四周，发现身后不远处有棵粗树，顿时有了主张。这时，正好蟒龙蜴的巨尾扫了过来。他身子一矮，闪电般地跟着它的尾部窜了过去。

蟒龙蜴见徐国栋贴上了尾部，倒卷着尾巴扫了回来。徐国栋双脚一点，落到了蟒龙蜴的头部，跟着一脚踢向蛇头，就势腾身一翻，轻轻地落在大树旁。

一连几个动作，快捷、潇洒，瞬间完成，可见徐国栋的功底已有相当火候。就连面部始终毫无表情的詹秀峰，也微微点头一笑。

果然不出徐国栋所料，被激起狂性的蟒龙蜴又尽浑身力气，发疯似地向他扫来。他早有准备，见怪蛇扑来，双脚轻轻一点，蹿上了大树，紧接着传来“咚”的一声巨响，蟒龙蜴撞在大树上。

兽类毕竟是兽类，它和人类相比也只能是莽撞。徐国栋略施小计，就引怪蛇上了一个大当。

徐国栋又轻轻落到地上。见蟒龙蜴紧紧地缠在树上，又瞥了父亲詹秀峰一眼。见他已将蟒龙蜴血脏食完，正在拭去满脸血污。

这时，詹秀峰从怀里摸出一坛老酒，打开盖，顿时，四

周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酒香。

詹秀峰端起酒坛，口对着坛口喝了起来。对与怪蛇作生死搏斗的徐国栋，连看都不看一眼。

徐国栋深知父亲的秉性：正直、刚强、倔犟，他的主张外人很难将其改变。

他并非想得到父亲的援助，他有信心对付得了这头怪物，只是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今晚父亲究竟要对自己说什么要事。

他无心多思，两眼紧盯缠在树上的蟒龙蜴观察它的动作，以便抓住有利时机。

蟒龙蜴见徐国栋没有袭击它，正慢慢地蠕动，准备脱离这棵大树。

徐国栋见机，左手一招虚势“仙人爪”，右手提气一拳重重地击在蛇头上。

蟒龙蜴见脱离不了树干，又挨了一拳，蛇头一探，冲着徐国栋的头部就是一口。

徐国栋急忙围树一转，怪蛇扑了个空。

待蟒龙蜴转头再扑来时，徐国栋便来了个顺水推舟，左手一拳又击在蛇头上，右手再展“仙人爪”，直奔蟒龙蜴七寸处。

蟒龙蜴用力极猛，加上徐国栋的一拳，蛇头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旋即，徐国栋右手一招“仙人爪”，虽没有取中蟒龙蜴的七寸，却抓在蛇的腹部。

徐国栋右手五指钩满了蟒龙蜴身上的鳞甲与血肉，顿时一股令人头晕的血腥味迎面而来。

未等他甩去手上的污血乱肉，负痛的蟒龙蜴又威势极猛

地向他扑来。

徐国栋右手轻轻一挑，力拨千斤。左手一招“仙人爪”，闪电般地抓住了蟒龙蜥的七寸；右手趁势伸进蟒龙蜥的伤口，力贯五指，将五爪插入蟒龙蜥的腹中。

蟒龙蜥拼命挣扎，力图摆脱七寸处这致命的一爪。

徐国栋虽然制住了蟒龙蜥，但与它激斗半天，体力消耗巨大，直累得大汗淋漓，体力有所不支。

鹿死谁手，尚难分解。

就在这人兽僵持难以分解之时，徐国栋耳边响起了父亲的声音：

“右手变爪为掌，力贯五指。”

徐国栋眼前顿时一亮，将伸入蟒龙蜥腹内的右手变爪为掌，顺势切开了怪蛇的腹脏。

蟒龙蜥哀鸣一声，整个身子慢慢地软了下来。

徐国栋松了一口气，将抓在蟒龙蜥七寸的左手松开，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突然，躺在地上的蟒龙蜥猛地竖起身来，身下的巨爪向徐国栋面部扑来。

徐国栋一惊，暗暗惊叹：

“休也，我一时大意，没想到怪蛇会作垂死的挣扎！”

他两眼一闭，暗暗思道：

“这条小命完了，就算保住了性命，恐怕这辈子也是一个废人了。”

正当他双目紧闭等待死期来临的千钧一发的关头，猛闻“咣当一声，不可一世的蟒龙蜥重重地摔在地上。

蟒龙蜥被齐头断为两截，两眼发出的凶残杀光正慢慢地

消失，被斩断的两段身躯血流如注。

徐国栋望着眼前的情景，好不惊愕，忖道：

“我又拣了条性命，也亏着父亲他武功如此高强，否则……”

他收住了往下想的思路，望着不远处端坐着的父亲。但见老人家满面怒容，吓得赶快低下了头。心想，我一时大意，险些闯下大祸，父亲这顿训斥是免不了的。

詹秀峰见儿子看了他一眼忙低下了头，知道儿子在想什么。他什么也没说，脸色稍霁，话语仍然冰冷：

“还不快点饮食怪蛇的血脏，等蛇血流完了还有你的吗？你可知道，饮食蟒龙蜴的血肝，能平空增加你十年的功力。”

“啊？！”

徐国栋听了又惊又喜，没想到今晚能有如此奇遇。听完父亲的话，知道父亲不会训斥自己，忙抓起半截蛇，对着如注的蛇血，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喝毕蛇血，他又从蛇腹中取出肝脏，大口吃了起来。

蟒龙蜴血肝绝非美味佳肴，腥臭苦涩扑鼻而来，满嘴皆是。

徐国栋食毕，又听父亲道：

“过来喝点酒。这些宝物必须用老酒作引子，否则，你食后所得功力要大大地打个折扣。而且所产生的效力会在你体内窜来窜去，你会受不了的。”

徐国栋刚刚抹去满脸的血污，骤感体内不适，一股热气在体内各大穴道窜来窜去，瞬间，两眼发黑，身内四周如同火烧一般。

他不敢多思，过去双手接过父亲递过来的老酒，三口并